

遇見 婆羅洲

文、圖／黃淑貞

沙巴、沙勞越是值得細細品味的聖地，若熱愛大自然，一去再去將可預期，因為探險的心將滿足著。回味二訪婆羅洲，記錄足跡點點……

狠狠的刷了 5 千多元，不為服飾，不為伴手禮，友人為了買與婆羅洲相關的書籍，刷的毫不手軟。於是我知道：大自然又展現了魅力，讓人不自覺的愛上它。婆羅洲上的沙巴、沙勞越隸屬於馬來西亞，即所謂的東馬，面積非常的廣大，是昔日博物學家在亞洲採集標本的重要據點。今日，因為觀光旅遊的發展，更是許多遊人喜愛拜訪的據點。

短短 3 個多小時的航程，就能從台灣飛到婆羅洲的門戶～亞庇，自此之後，向東行可以攀登東南亞最高峰，一路向東，隨著進入原始或次生的森林中，紅毛猩猩、長鼻猴、鳥翼蝶、大王花，總有機會在既定或不預期的行程中，令人連連發出讚嘆，即便是已經瀕臨絕種的亞洲象，或是潛泳在海中的海龜，都將豐富著飛離家鄉的旅程。至於向南飛，另一塊令人嚮往的犀鳥之鄉～沙勞越，也以多樣化的生物相，吸引旅人的目光，而自然天成的石灰岩洞，在鬱鬱的森林中默默等人拜訪。若不過癮，向西航行，沙灘夕陽的浪漫情懷將永存心中。就是這樣的魅力，沙巴、沙勞越不應只是短暫拜訪的旅地，它們是值得細細品味



↑ 東南亞第一高峰，群山奇險陡峭

的聖地，若熱愛大自然，一去再去將可預期，因為探險的心將滿足著。

回味二訪婆羅洲，記錄足跡點點。



↑ 神山鳳仙花的奇特身影

攀登神山知謙卑……

神山，位於馬來西亞沙巴洲，是東南亞第一高峰，她聳立於熱帶雨林之上，山中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，也是名聞遐邇的登山路線。山勢奇險陡峭的神山，有著充滿神秘色彩的傳說，當地的卡達散人(Kadazan)稱她為「中國寡婦山」，那是多情的族人在遭中國王子離棄之後癡情守候所幻化而成的；他們也相信那兒是「亡魂的聖地」，祖靈群聚山頭，神聖不可犯；因此，直到 1851 年一位英國殖民官修羅爵士登頂成功，才陸續有人攀爬登頂，爾後逐漸成為一條知名的登山路線。

筆著曾經在別人慫恿中，雖然裝備不足依然募集禦寒衣物，與另 5 位夥伴在嚮導的帶領中，往最高峰羅氏峰爬去。登山步道非常陡峭，在越過無數樹根糾結盤繞的階梯後，持續攀升的高度讓我們的呼吸愈來愈沉重，卻不減我們沿途觀察的樂趣，在不與時間競爭的情況下，走的自由自

在；林間跳躍的小鳥，與遊客關係熟絡的高山地松鼠，及隱身在枝葉間討生活的昆蟲，這些生物群譜都在我們放慢腳步的同時，依序在我們的眼前展現。我們一面默默以幾乎是半公里就設置的涼亭為救命標竿，細數剩餘的里程數，在半小時半公里的龜速中，終於到達夜宿的「拉班拉達山屋」。卡達散族的嚮導沒有催促我們，只是默默的作陪，讓我們心生感激，畢竟不是登山高手，要的就是能自己掌控的速度。

隔日清晨兩點半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登山客，在頭燈及星光的照耀下，看著別人的腳步，拉著固定及指引的繩索，在凜冽的寒風中去到令人難忘的峰頂~4095.2 公尺。摸黑上山，視界有限，不知山勢的險峻，一旦欣賞完初陽，觸目所及幾乎都是聳立的岩石及已風化成碎屑的岩層，而四周的群山各以其獨特的姿態挺立，她們也因雲海的翻騰時時變化容顏；在陽光乍現的清晨回首來時路，淒冷的生境僅有生命特別強韌的草生植物，努力從岩縫中成長，謙卑、不強出頭，如此才能與巍峨的神山共存共榮！

2003 年，攀登神山，在堅韌的草生植物中知謙卑。

步道迂迴森呼吸.....

神山的國家公園(KINABALU PARK)在 1964 年被列為馬來西亞國家公園，聽說公園中已發現 326 種鳥類、100 種哺乳類，更令人驚奇的是有



↑大自然的線條總是多變

1200 種的蘭花，至於令人好奇的食蟲植物~豬籠草，也擁有 9 種之多。當然，不要有過多的期待，以為「到此一遊」就能像逛動物園一般盡皆入目，因為它佔地 754 平方公里，面積比新加坡還大，想以幾天的時間觀察到眾多生物是不可能，因此，抱著隨緣的心態將會處處驚喜。

「神山國家公園」在 2000 年入選為馬來西亞首個世界自然遺址，慕名而來的旅客，可以選擇攀登神山或是在規劃的多條步道中漫走，享受森林浴的洗禮，不用揮汗如雨、氣喘吁吁，以自己的節奏觀察自然的傑作。

在公園管理處要來 NATURE TRAILS 的地圖，按圖索驥選擇想要漫走的路段，幾條步道原始且不修邊幅，部分路段甚至可見到雨水沖刷地表的遺痕，清清楚楚的展示著雨林地表的營養貧乏與不堪一擊，行走期間，鳥鳴雖不絕於耳，在眾多大樹的環擁下，無從細辨隱匿其間的飛羽，僅與兩旁的昆蟲大玩「你躲我找」的觀察遊戲。

熱帶雨林對陽光的需

求一向是龍爭虎鬥，努力向上、一路上攀，無非為了生存。步行在林道，仰望陽光自樹冠林葉篩下，也自枝條間隙欣賞高



大喬木的線條，纖細有致的剪影如水中珊瑚，尚且隨風

↑步道行走的驚喜發現

有著波動的微量！然而對林下的植物而言，卻是爭取光源的重要管道，它們依賴這樣的光，才得以成長，即使非大量灑落，卻足已！在時而明亮時而陰暗的步道中前進，不覺時間的飛逝，倒是肚中發出的咕嚕聲會指引前進的方向。

花一天的時間，走在挑選的步道中，累了，向著車道切出，回到令人放鬆的餐廳，可以大啖

也可以小酌，並遊走欣賞造型各異的 Lodge，想念森林的紛圍，再次遁入步道中，與花、與鳥、與昆蟲也與視線中的不同線條、色塊再相逢。

在神山國家公園的迂迴步道中，可以盡情森林呼吸。

Canopy Walkway 高空體驗.....

PORING，國家公園內一個經常被拜訪的地方。它的字意原為竹林許多的地方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，當地的住民根本不敢前去，總認為陰鬱且經常冒著煙，必有不祥之地。直到愛泡湯的日本人來到，開發了溫泉，逐漸奠定觀光的價值。爬完神山也好、僅走步道也行，來到此地泡湯絕對舒坦。想不受干擾，多花點錢在封閉的小屋內靜靜享受，想看人、看風景、省點錢，外面的大眾池足夠玩耍。

1990年5月開始開放的 Canopy Walkway 是園區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長 157.6 公尺，高 41 公尺，在高大的 Menggaris 間搭起繩橋，每一小橋段僅能容下 6 人行進，若有人調皮上下用力搖動，一定會引來膽小者的驚叫聲。

這種 Canopy Walkway 原是學術研究用，為了研究熱帶雨林的樹冠層生態，在世界上一些重要據點都設置有這樣的研究點，此地的設施純粹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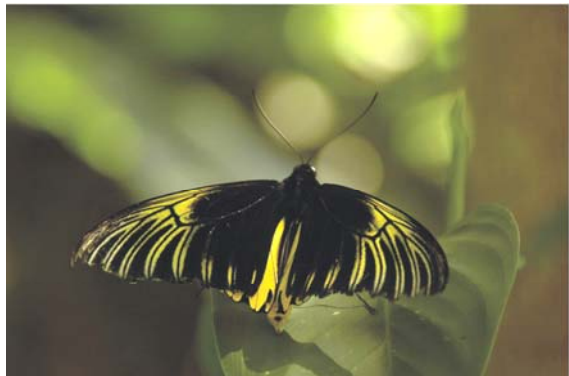
↑ Canopy Walkway 高 41 公尺

了觀光用，讓遊客體驗雨林高空的視角，每人 RM5，若要拍照還要購買攝影票 RM5。居高臨下的感覺冷暖自知，我有點腳軟的踩踏其上，卻又不放棄拍照的大好機會，在樹木間遊走記錄

著起伏樹冠的世界。

這條包含 Canopy Walkway 的步道僅僅 1 公里長，其間生物的多樣性讓相機不得休息，造型特殊顏色鮮豔的棘蛛、以藍為底背部散生黑色斑塊的椿象、眼如棍棒的柄眼蠅、藍色果實的雞屎樹，以及喜愛陰暗環境的蝶種穿梭飛舞，讓人走不出這片林子。

↓ *Troides amphrysus* (Golden Birdwing)



在 PORING，RM4 可以進入蝴蝶生態區，別以為會有大量蝴蝶飛舞，其實開放的空間給了蝴蝶相當大的自由，因為要訪花、求偶與產卵，飛翔是成功的要素，怎麼可能待在自由來去的地方鎮守一方；倒是園區內種植許多的蜜源植物及特定蝴蝶的幼蟲食草，如此可讓牠們有採蜜的空間及繁衍下一代的食物。對於重要的目標蝶種，則特別區隔一個透光卻封閉的區域，食草、蜜源植物不缺，天敵無法接近，卻唯獨失了自由，然而可讓付費的遊客不失望，欣賞到美麗翩翩的蝶影。

婆羅洲特有的鳥翼蝶，體型比一般蝴蝶大，停棲的姿勢一如夜蛾，讓人可以欣賞如鳥羽一般的紋彩。在園區內，牠們一動也不動的停棲，任憑我們拍了又拍，滿足的離開這片並不大的空間。

園區外鼎沸的人聲，泡湯的人自得其樂，與家人共享嬉戲之樂，我們這幫外國人走在 PORING 的付費景點，心中猶留著美麗蝶影與凌空俯視的驚嘆。

↓ 75 公分的 Rafflesia，沒什麼味道



險些錯過的 Rafflesia.....

爲了這一朵花，我的心情起伏不定。雖然說一切隨緣，既然知道正在開放，豈能不盼望！

一切的起源在於神山步道。當我拿相機照著蘭花，一位熱心的路人又找了另一種類要我拍，順便問我是否知道“RAFFLESIA”，因語言的隔閡溝通了良久，等到確定是大王花正在開，就在 PORING 附近即可找到，全身頓時充滿活力，2003 年已經錯過一回，2008 年一定要把握機會。



而地陪堅持認爲當地與他有訊息往來的住民並未告訴他開花的消息，要我別相信路人甲

的情報，甚至找來國家公園的接待員也證實花已凋零，我們已錯過了拜訪的時機。熱盼的心頓時凝結，慢慢盤算如何是好，是否包車前去哀悼它的遺骸？幾經思考還是跟著行程走，到 PORING 時再看狀況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答案總在嘴巴上，靠著英文能力好的夥伴在 visitor center 問到了真相—正在開。一群人雀躍的往民宅前去，路旁的小標語畫著名爲 R.keithii 的大王花，直徑 75 公分，並且寫著“FULL BLOOM”。

要看到這樣的場景並不容易，花期並不固定

的它，花苞由小如乒乓球長大到甘藍菜大小，長達 15 個月，再漸次盛開也要 2 天，卻只能欣賞短短 4-7 天的花顏，想一睹真面目，只能靠運氣，即使如地陪的在地人，一甲子的年歲仍未看過。

在農家的帶領下，步行約 10 分鐘，越過簡單圍籬終於見到傳說中的大王花。據說，它是寄生植物，沒有根、莖、葉，不會行光合作用。僅分布在發現地蘇門達臘、婆羅洲和馬來半島。它有 7 種品種，最大的直徑可達 1 公尺，最神奇的是，它沒有固定的開花時間，所以對於短暫停留又有可無的遊客而言，它僅存在於圖片上，是個傳說，幸好我們不放棄，甚至不想依賴地陪也想找看看，就是這樣的堅持，我們看到了。也明白了爲何上星期已凋零，這週又可看到！

在圈圍的現場中，散生著不同個體的生命歷程。含苞大小不一的 Rafflesia 被農家以鐵絲網圍護住，已經死亡發黑卻完整未變的黑色型大王花兀自挺立，也有已經枯死成一攤狀如瀝青的黑色黏稠物，瀏覽一圈就能排列組合著它們的生命足跡。此一活生生的植物教室，農家在大王花上搭著黑色棚子，並且拉開與遊客的距離，以免遊人興奮之餘入內踐踏，如此才能讓更多的人參觀，維持品質也賺取更多的補貼，一人 RM15，對於生計大有幫助。細心的農家，甚至將大王花的寄主植物 Tetrastigma 固定在大樹上以維持一定動線，並固守永續利用的植物資源。

大王花在當地俗稱爲「Corpse flower 腐屍花」，是因爲它在開花期間會散發出一股惡臭，以吸引喜愛腐肉味道的蒼蠅來授粉，但是，面對這一朵花瓣上可見黑色穿孔並不是很新鮮的大王花，雖然可見來回穿梭飛舞的蒼蠅，卻未聞到令人不悅的味道，是時候未到？是距離太遠？還是與眾不同呢？

在 PORING，因爲堅持，一圓夢想！